

刊名创意:王蒙 刊名题写:沈鹏

本刊主编:姜锦铭

值班责编:李牧鸣 刘小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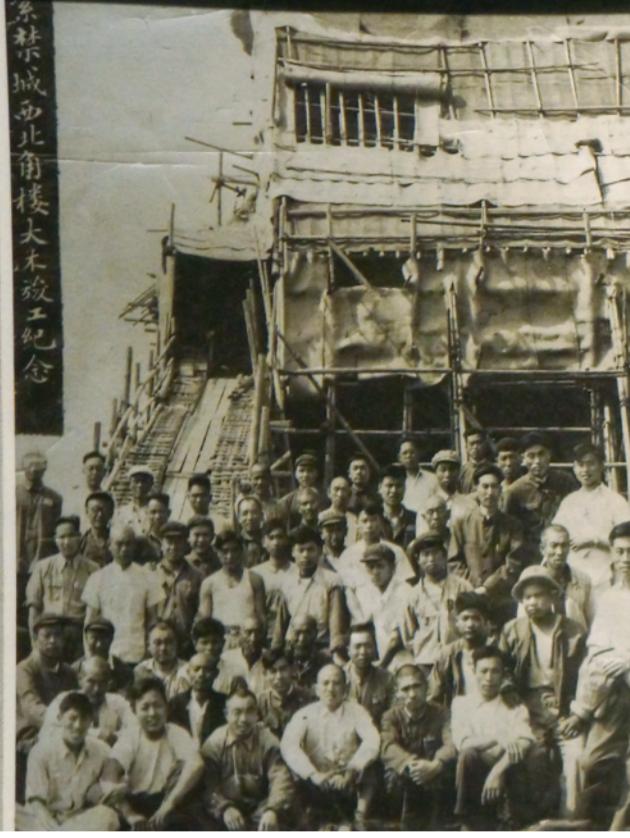
邮箱:worthreading01@163.com 电话:(010)88051377



~中国人的喜酒~

今世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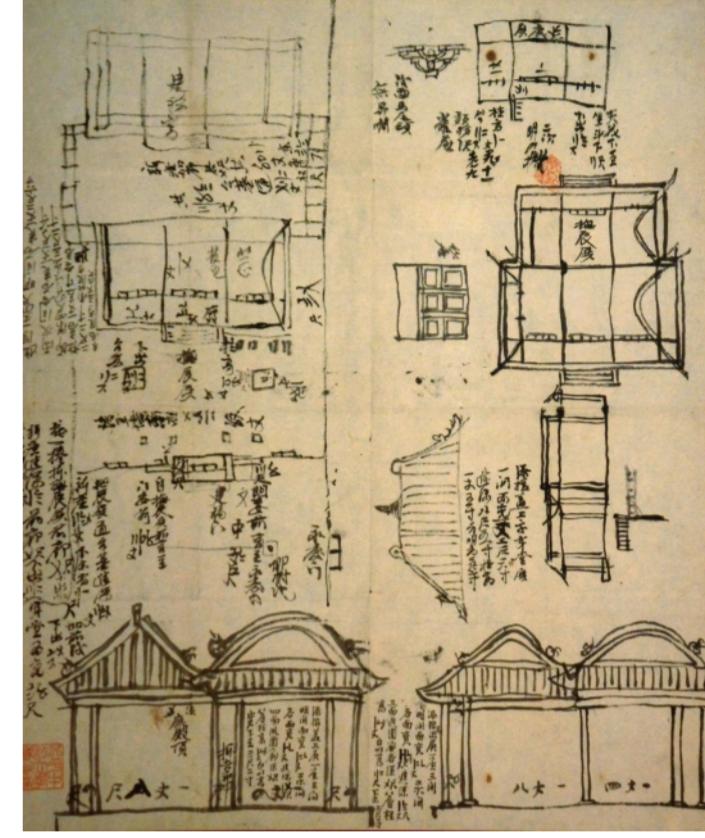
特约刊登



▲1957年,紫禁城西北角楼大木修缮工程竣工合影。作者供图



▲9月10日拍摄的故宫。当日,“丹宸永固——紫禁城建成六百年”展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开幕。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



▲添盖抚辰殿建福宫等地盘并立样尺寸糙图。作者供图

## 特约撰稿刘梦雨

永乐十五年六月,公元1417年,正值暑时。

数万名南北各地的工匠,被征召到北京,集合在元故宮遗址东边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,准备在这里破土动工,兴修一座新的宫殿。

此前,这项营建工程已经筹备了11年之久。从永乐四年开始,采木凿石,筹备物料,疏浚运河,集合匠役,到这个夏天,终于诸事齐备。

三载动工,一座空前宏伟的宫城诞生在顺天府。永乐十八年元月,明成祖朱棣下诏,正式迁都北京,将皇宫迁入了这座集百工之大成的紫禁城。

时隔600年,昔日的紫禁城已经成为故宫博物院,而原先用于举行重大典礼的午门城楼,也早已被改造成一座现代化的展馆。2020年9月,金秋时节,午门城楼上的“丹宸永固——紫禁城建成六百年”大展正式开幕,在西雁翅楼、正楼和东雁翅楼三个展厅里,用18个重要时间节点回顾紫禁城的历史,以纪念这座宫城过往的600年岁月。

600年,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,而对于建筑和建筑的守护者而言,却意味着数代甚至数十代的沧桑更迭。午门上这个展览要讲述的就是这600年间,有关紫禁城建筑规划、肇建、变迁、修缮与保护的种种往事。

## 紫禁城的前世

要从头叙述北京紫禁城的故事,就必须由明代的南京城讲起。

今天南京市内的明故宮遗址公园,曾是明初洪武、建文、永乐三代的皇宫所在。明太祖定鼎南京后,填燕雀湖,改筑新城,修造起一座座壮丽巍峨的官殿。

这座宫城,在日后成为北京紫禁城的蓝图与范本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,北京紫禁城“宫殿、门阙、规制悉如南京明故宮,而高敞壮丽过之”。

明故宮的绝大部分建筑,在明末就已毁于祝融之灾,然而,它的全套规划与设计思想却被北京故宮继承下来,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写入了中国人的建筑记忆。两座宫城之间一脉相承的精华,正是从《周礼》和历代都城规划中延续而来的设计意匠,经历了上千年的积累与发展后,终至大成,漫长的演进途中,明故宮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。

西雁翅楼里陈列的砖瓦构件,有许多正是明代都城的旧物,其中一些出土于南京明故宮,另一些则来自凤阳的明中都遗址。明清官式建筑的做法,在继承中又有发展,将这些明代砖瓦的样式与北京故宮的同类构件比较,会发现同中有异,纹样和规格都有微妙的变化。即使相同题材的纹饰,在研究者眼中,也自有毋庸置疑的时代特征。

砖瓦构件的寿命,往往比木构件更加长久。金陵王气风流云散,巍峨宫城也已化归尘土,只有这些幸存的零散瓦件和镌刻其上的图案,还依稀保留着明故宮的气息。藉着半块勾头,一枚滴水,有心人或许仍能读解出关于紫禁城前世的些许消息。

## 建造紫禁城的人们

中国有许多举世闻名的古代建筑,却没有一位举世闻名的古代建筑师,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紫禁城无声的一砖一瓦背后,曾经站立着怎样一个个鲜活的身影?这个绕不开的问题,至今仍然没有太清晰的答案。

为了能让观众感知到历史叙事背后的个体,西雁翅楼的策展团队在讲述紫禁城肇建历程时,特意从史料中打捞出

了若干值得记住的名字,作为这支庞大营建队伍的代表人物,他们的生平,也与这座宫城的营建历程密不可分。

正式启动营建北京城时,朱棣委任的总负责人,是一位名叫陈珪的官员。他是随明太祖马上得天下的一名虎将,封泰侯,受命之时已经年逾八旬,因此还有安远侯柳升、成山侯王通担任他的副手,他们三人共同主持了这项庞大的工程。

工部侍郎吴中和太监阮安担任督造官的角色,提纲掣领,为工程做出总体擘画。而具体的规划与建筑设计,则交由执掌营缮的工官负责。工官之中,贡献最大的一位,是官阶并不高的蔡信。有学者推测,他很可能是北京紫禁城营建工程中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职务。

同样不可或缺的职务,还有负责采办木料的采木官。这项任务由工部尚书宋礼、吏部右侍郎师逵、户部左侍郎古朴等几位官员共同承担。他们分头赶赴各个木材产地,率众进山采木,拽运至码头,再由水路押运到京。这是一项格外艰巨的工作。

而这场营造工程的参与者中,为数最多的还是无名的匠役。永乐时期营建北京,役用的劳力多达百万之众。他们之中,有些是工匠,有些是军士,还有许多是从普通百姓中征发的民夫——连年在京供役,只领取微薄的口粮。如此浩大的建筑工程,终究也是这些普通人一斧一凿、一削一锯的辛劳所积。他们之中,却没有一个人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
经过数载艰苦营建,北京紫禁城终于在永乐十八年宣告完工。可惜,营建工程的主持人陈珪却没能出席迁都的盛典。他以85岁高龄,在一年之前病逝于北京,没有来得及亲眼见到这座宫殿落成的辉煌。

## 皇家建筑设计师的草图

在正楼的建福宫展区里,有一件不太起眼的展品,是一张墨笔勾画的建筑图纸,“添盖抚辰殿建福宫等地盘并立样尺寸糙图”,所谓“地盘并立样尺寸糙图”,用今天的建筑术语来说,就是标有尺寸的平面草图和立面草图。

一眼看去,这张图显得颇为凌乱,一尺见方的纸面上,用墨笔勾画了许多建筑图样,又加注了好些潦草的文字。普通观众恐怕会看得一头雾水。

而在研究者眼中,这张草图却生动地记录了一次建筑改造工程的设计思路——要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添盖出三间正殿,台基怎么定尺寸,墙面怎么开窗?屋顶是做卷棚式还是庑殿式?

匠师草草勾勒的手稿,反映出的是头脑中这些推敲琢磨。一座建筑的雏形,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浮出纸面。

这张草图的出处,其实不容小觑,那就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世界记忆遗产”(Memory of the World)的样式雷建筑图档。

内务府样式房,是清宫中负责营建事务的设计机构,用今天的话说,相当于“皇家建筑设计院”。执掌内务府样式房的雷氏家族,虽然不是紫禁城的始建者,却一代又一代地承担着这座宫城的修缮和改造设计任务。

长年的设计工作,自然积累下大量图纸与档案。这些图纸中,既有呈送御览、绘制工细的“呈样”,也有匠师自己推敲设计用的“糙样”。从档案记载来看,当时样式房的工作强度相当之大,常常数日之内就需要完成全套方案的设计或修改,效率令人惊叹。

一张张反复修改的图纸,记录下紫禁城建筑一次次的格局更迭。这些时间的痕迹,在梁架和砖瓦之间日渐湮没,却被潦草的墨线与文字记录下来,成为探

## 大成之城

## 北京紫禁城的六百年

●紫禁城的一砖一瓦背后,曾经站立着怎样一个个鲜活的身影

●一张张反复修改的样式雷建筑图纸,记录下紫禁城建筑一次次的格局更迭

●能够破例使用十个走兽的建筑,全中国只有一座,就是紫禁城里的三大殿之首——太和殿

●制作于1773年的符望阁漆纱,二百多年来第一次与公众见面

●素以神秘闻名的灵沼轩“水晶宫”,铺装着漂洋过海的不莱梅瓷砖

●故宫里“天字第一号”的文物,是一对乾清宫顶门用的大木墩子

寻紫禁城建筑往事的线索。

此次展览中呈现的几张图样,在留存至今的两万多件样式雷图档中,只是沧海一粟。对于这些图档,全面的解读工作当然是留给专业研究者的任务,普通观众却也不难从中得窥古代建筑设计师们昼夜赶图的辛劳。

## 屋顶上的小动物

屋顶上的仙人走兽,匠人口中叫作“小跑”,是古建筑爱好者津津乐道的主题。问起为什么每个房顶上的小动物数量不一样,每个古建发烧友都会告诉你:走兽的数量必须是阳数,视建筑的等级而定,一般有三个、五个、七个、九个不等。而能够破例使用十个走兽的建筑,全中国只有一座,就是紫禁城里的三大殿之首——太和殿。

这些小动物的模样不一,只是平时蹲在屋顶高处,远远望去,很难看得清楚。这次大展特地从库房中请出了一整套太和殿的仙人走兽,给好奇的观众一次近距离观察的机会。

全套瓦件由仙人骑鸡打头,其后跟着一串排列整齐的小兽,从龙、凤,到排在队末的雷震子“行什”,一共11件。展演设计团队特地定制了层层加高的展托,来表达它们原先在屋顶上渐次升高的位序。

实际上,这套蹲着小动物的瓦件并非纯粹的屋面装饰,也不只用来展示建筑等级,它们原本的功能在于防水——遮住两坡瓦垄交汇点,保证雨水不会渗入屋面。

展厅中这套仙人走兽的年龄,虽然不及西雁翅楼里的瓦件之老,却也已经有300多岁了。它们诞生于康熙三十四年(1695)的大和殿重修工程。当时,太和殿因雷击而焚毁已经10余载,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平定三藩、反击沙俄、征战噶尔丹之后,眼见天下已定,终于兴工重修太和殿。这套烧造精美的琉璃瓦,不仅见证了清中叶的琉璃工艺水平,也是康熙年间疆域统一、国力鼎盛的象征。

一张张反复修改的图纸,记录下紫禁城建筑一次次的格局更迭。这些时间的痕迹,在梁架和砖瓦之间日渐湮没,却被潦草的墨线与文字记录下来,成为探

## 凉棚里的玲珑小戏台

正楼中央的独立展柜里,有一件四合院小模型,体量轻巧,貌不惊人,论起价值来,却丝毫不比展厅里沉甸甸的乾隆紫檀嵌玉宝座逊色——这就是如今闻名天下的样式雷烫样。

烫样,是古代建筑师用来表达设计的模型,制作材料以纸为主,有时也用到木材和其他辅料。样式房的设计师和模型制作师们——当时称作“样子匠”,每逢宫里兴修土木,除了绘制图纸之外,往往还需要制作烫样,好更加直观地与主管官员沟通。

紫禁城始建于烫样,由于过去并不受重视,一件也没能保存到今天。然而,历代凡有建筑修缮改造,制作烫样总是少不了的工序。因此,故宫里还收藏有不少的几件清代晚期烫样,成为研究清代建筑史的珍贵材料。

展厅里这一件长春宫烫样,大约制作于同治光绪年间,忠实地反映了长春宫院落里几座主要建筑的样貌。尤为有趣的是,院落之内,还搭着一座红色的凉棚,凉棚的天窗上细致地做出了防雨油布与防沙卷帘;凉棚之下,更藏有一座精巧的小戏台。如果仅仅隔着展柜观看,几乎很难发现这座小戏台的存在。

为了向观众展现这座烫样的奥妙,策展团队特地制作了一部视频短片,在展厅里配合播放。在片中,工作人员将这座烫样一层层拆开来:取下凉棚,就露出了院落中的小戏台;再揭开戏台的天花,才能看到戏台上的装潢,和天花内侧精美的彩画纹样。

旧时北京四合院里的人家,一到盛夏,家家都会在院里搭起一座凉棚,用来遮蔽夏天的烈日;冬日则搭暖棚以保温。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至今还保留在许多人的童年记忆里。老北京人看到这座烫样,或许格外感到亲切:皇宫里消夏的法子,居然也和百姓家如出一辙。

## 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园

紫禁城的后寝,是历代帝王的居所。对于自家的装修布置,每一代帝王也各有偏好,藉由故宫建筑内檐装修的变迁,不仅能寻到建筑文化的发展脉络,也能窥见历代帝王的私人趣味。

中国古代的陶瓷工匠也曾掌握瓷砖铸造技术,但生产十分有限,大多只是作为装饰板镶嵌在家具或者摆件上,而极少用于建筑装修。瓷砖表面是源自欧洲建筑的做法,与中国皇家建筑的传统墙面装饰工艺大相径庭。

那么,灵沼轩室内这些西洋风格的陶瓷砖究竟从何而来呢?

在灵沼轩的研究性文物保护工作中,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,瓷砖背面还保留着烧造时模印的品牌名称。顺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,就揭开了瓷砖的来源之谜。

原来,灵沼轩的瓷砖有一部分来自德国历史悠久的陶瓷品牌Villeroy & Boch,另一部分则产自德国不莱梅的一座小镇,一家名叫Witterburg Farge的陶瓷厂。100多年前,这些印有精美花纹的瓷砖漂洋过海,被运送到遥远的中国皇宫,铺装在这座西洋水殿中,意外地成为东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小小见证。

## 失而复得的半价游览券

东雁翅楼展厅中,陈列着几张尺寸不大的游览券,纸张已经老旧发黄,污损严重,经过修复人员的细心贴裱与清洁,才恢复成为现在的样子。

策展团队想通过这几张票券讲述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前身——古物陈列所的一段往事。

1912年,溥仪退位。将故宮改建为博物院的计划,很快提上了民国政府的议程。两年后,“古物陈列所”正式成立,紫禁城初次向公众开放,成为一时盛事。

当时,古物陈列所有文华殿、武英殿和三大殿等若干处展馆开放,所发售的参观券也有联票和单独门票之分。针对团体参观者,还有半价优惠。此次展出的参观券上,就印着“半价联合游览总券”“三联共价七角五分”的字样,显然是一张优惠门票。

古物陈列所的参观券,在不少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上都能见到,但参观券的实物,如今市面上已经无处可寻。故宮博物院虽然收藏有一份参观券的原始设计稿,却没有专门保存参观券。此次展出的几张参观券,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有趣故事。

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,展柜里左上角的参观券背面朝上,背面用毛笔写着“菜字六七三”字样。实际上,这几张票券的背面,都有类似的墨书编号。

为什么票券背面会有手写的编号呢?

原来,这是溥仪出宫后,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清宫物品点查时所用的天字编号。推测起来,大概是因为这些半价游览券已经过期作废,尺寸又恰合合适,当时的点查委员们便灵机一动,拿来充作标签纸之用。在背面空白处写上编号,票券就成了一张标签,贴在墙上,用来标记这件文物原先所在的位置。

时隔多年,故宮的保护工作者修缮乾隆花园萃赏楼时,从旧壁纸上小心揭取下这些标签,才发现了藏在纸面背后的秘密,也多亏这些标签的指点,今天的研究者才能准确地判断萃赏楼旧有文物的陈列方式,给原状展

陈的工作帮了大忙。

(下转11版)